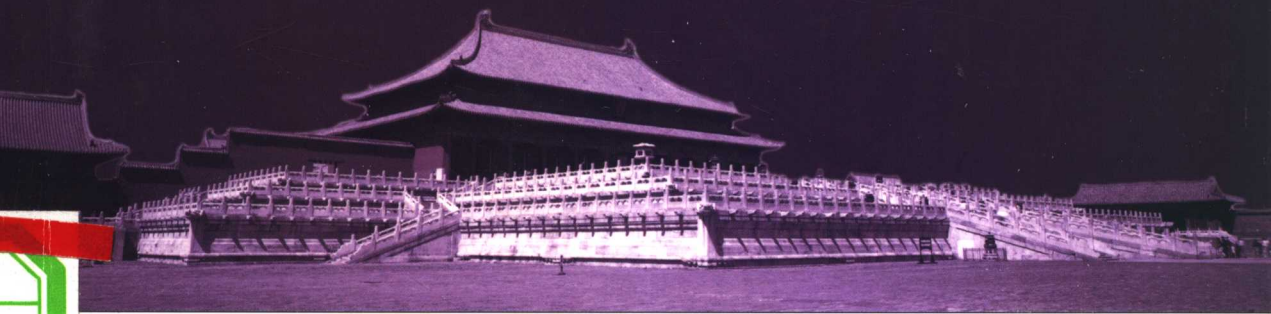


德齡公主 回忆录

◎ 德齡 著



德齡公主，自小沐浴欧风美雨，又不失却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是为当时一位独特之中西合璧女性。她的漂亮、聪慧立刻赢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睐，成为慈禧御前最为宠信的女侍官之一。她的入宫，给清宫内带来了又一次东西文化的碰撞……与此同时，在神秘险恶的皇宫里，她目睹了清王朝的垂死挣扎，也见证了社会变革思潮对封建专制的冲击震荡。

团结出版社

德齡公主
回忆录

◎ 德齡 著

◎ 荷莎 苏森 译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龄公主回忆录/(美) 德龄著; 荷莎, 苏森译.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214-273-2

I. 德… II. ①德… ②荷… ③苏… III. 德龄 (约 1884~1944)
-回忆录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438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8.5

字数: 239 千字

印数: 5000

版次: 2007 年 1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273-2/K·406

定价: 2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CONTENTS

一、记忆中的沙市	1
二、父亲非凡之爱	6
三、洋娃娃的纷争	11
四、穿过屏门的眼	14
五、满洲人的故事	19
六、绿绒帔的轿子	23
七、再见了，沙市	27
八、航行在运河上	31
九、父亲的大衙门	35
十、西洋化的教育	39
十一、太后生日贺礼	43
十二、中日战争阴云	48
十三、北京古城印象	54
十四、恭王府的会面	58
十五、谋革新的结果	62
十六、浩荡离京赴日	66
十七、光头、光头、辫子!	73

十八、破落的大使馆	77
十九、语言障碍之趣	81
二十、开始使馆生活	85
二十一、各国礼仪有别	89
二十二、樱花游园见闻	94
二十三、父亲华美之宴	98
二十四、一位中国高官	103
二十五、中国式的外交	107
二十六、西洋人的无知	113
二十七、最荣耀的时刻	117
二十八、祈愿离开中国	121
二十九、从北京到巴黎	125
三十、巴黎的新生活	127
三十一、战争风云席卷	132
三十二、内外交困之际	137
三十三、决不可以叩首	141
三十四、父亲积劳成疾	146
三十五、戚戚父女之情	150
三十六、回到北京	155
三十七、初次拜见太后	159
三十八、在皇家戏院看戏	163
三十九、与太后共餐	168
四十、接见俄国大使夫人	171
四十一、成为太后的女侍官	174
四十二、陪太后游玩	180
四十三、宫眷们	189
四十四、光绪皇帝	196
四十五、温文尔雅的皇后	204
四十六、换上旗装	213

四十七、太后与康格夫人	220
四十八、给太后照相与画像	232
四十九、光绪皇帝的生日	245
五十、秋天里的故事	254
五十一、给太后祝寿	260
五十二、日俄战争前的紫禁城	268
五十三、皇宫里的新年	273
五十四、痛恨交加义和团	279
五十五、告别皇宫的生活	285

一、记忆中的沙市

湖北沙市一个满族家庭的餐桌旁，一个出奇淘气的女孩子正在用早餐。大概由于父亲偏爱、依顺的缘故，6岁的她有着超乎年龄的顽皮、大胆和倔强。对于满族孩子来说，6岁正是开始读书的年龄。可是，这位与众不同的小点儿却自以为懂的东西已经很多，不愿听从父亲的话花时间去好好读一读中国的四书五经。

读这些书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她常常这样问自己。在她看来，书房外的世界到处是吸引人的好东西——明媚的阳光下，五彩斑斓的金鱼正等着人们去赏玩呢！而书房里处处是约束人的破规矩。最让她不满的是，家里高薪聘请来的家庭教师全是些不苟言笑的古董。在他们眼里，孩子的放声大笑简直就像传染病一样可怕可恶；而孩子的窃笑则是最失身份的无礼之举。

今天，这位6岁的小女孩又换了一位新的家庭教师。此前，数不清的教师都因为无法忍受她少见的淘气，执教不久便拂袖而去。那些恼羞成怒的老师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无辜，都对她的父亲说不相信有人能够管教得了这个孩子。

这个满族家庭的成员围着餐桌坐成一圈，其中一直喋喋不休的正是前面谈到的小女孩。按照满族和汉族的用餐规矩，只有在大人问话时小孩子才可以开口。但是，这个小家伙儿想说就说，没有片刻安静。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被家人过分溺爱的孩子。

假如一个6岁的小孩也会感到不开心，此时此刻她正感到非常地不开心。她刚从欧洲回来——虽然那里的一切在她印象里只是一片模糊。回到中国，曾经习以为常的欧洲生活经验不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竟然连公开谈论都不可以。她隐约听到人们说，假如他的父亲在他们家里沿用欧洲的经验而公然抛弃中国的传统，严重的惩罚就会无情地落到他的身上——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她跟随父

亲回到中国后，发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东西，这些东西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一生。

虽然她的父亲非常赞赏欧化，但是一回到中国就恢复了中国的传统生活习惯。早餐桌旁的小女孩，在欧洲时的穿戴和言行与当地小孩毫无二致，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盯着镜子里的人，她几乎都认不出自己了！

沙市的冬天实在太冷了，所以欧式外套换成了臃肿的袍子，塞满了棉花的鞋子胀鼓鼓的。矮小的她身上穿着这样的衣服和鞋子，简直像极了一只吹鼓了的气球，只是多了两条同样鼓鼓的腿儿。

这孩子在欧洲时有一头引以为荣的乌黑长发，是和欧洲孩子一样的卷发。回到中国后，父亲为了清除欧化的痕迹，让她把头发梳直了，而且编成一条古板的辫子，最后用令人讨厌的红丝带系好。

回忆在沙市度过的童年，仿佛总是少不了这几样东西——臃肿的棉袍、炮舰样鼓鼓的鞋子以及发辫上令人讨厌的红丝带。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东西，人到中年的她仍然会兴奋不已；直到现在，那女孩子喋喋不休的舌头、滴滴打转的双眼、气球样鼓鼓的身子仿佛还在眼前；直到现在，她似乎还在绞尽脑汁制造别人始料不及的恶作剧。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责备她的顽皮，预言她将来不会有出息。我和她父亲却从不这样认为，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她！

早餐很快就要结束，小女孩一想到就要在新老师督促下开始读书，就觉得“他”十分讨厌——因为“他”是一位教师，而且是“她”的教师。学习时间往往从上午8点开始，一直要到正午12点才算完。通常先是一首短诗，可是这远远不够消磨一个上午的时间。之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四书五经，一直读到师生身心俱疲、相看两相厌！好不容易才能捱到吃午饭、睡午觉的大好时光。

哦，差点忘了，早上还有向父母请早安的事儿。在满族和汉族家庭里，小孩子起床后，首先得毕恭毕敬地去父母跟前请安。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拖着一根系着红丝带的可笑辫子，在她父母面前机械地行着礼，就像一个只有眼睛会动的洋娃娃。

用完早餐，小女孩去书房的时间到了。新教师就要开始他的第一次课。

喜欢恶作剧的小女孩已经吓跑了好多位教师，眼前这位是专程从湖南请来的先生。据说，湖南的先生是出了名的严厉、冷酷和呆板。新老师有个吓人的绰号——“活剥皮”，大概是对于那些恶作剧的学生，他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人家。假如一位教师可以用恐吓来管教他的学生，那这个名字会很有威力。但据我所知，这位顽皮淘气的女孩从来没有被这个可怕的名字所征服。下面是这个淘气女孩和

她的恐怖教师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老师和学生刚刚各自就位，正准备开始读书，小女孩就不失时机地开口发表高见：“谁愿意念那些连大人们都读不懂的中国古典文学？老师们之所以硬着头皮讲解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学识的浅薄。”对于这个年仅6岁又不肯用功苦读的小女孩来说，要去掌握这门艰涩深奥的学问，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可笑的蠢事。时至今日，她的想法丝毫没有改变。

过了一会儿，先生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始他滔滔不绝的授课。我们那位出奇淘气的小女孩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一想到老师“活剥皮”的可笑绰号，她就笑得直不起腰。

先生抬起头，紧蹙眉头厉声吼道：“不准笑！”

“为什么不准笑？”

“因为你的样子既不雅观，又不庄重！没有看到我手里的鞭子吗？你再敢笑，再敢做什么不雅的动作，小心我用这根鞭子狠狠地抽你！”

这个倔强的小女孩飞快地转动她圆溜溜、亮晶晶的眼珠子，仍然呵呵笑个不停。“你真活剥过人家的皮吗？”她急切地问道。好奇地期待这位新老师马上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先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用手指了指他的鞭子。鞭子放在他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备随时使用。

小女孩伸出一只小巧的手——在臃肿的袍子和粗大的发辫共同映衬下显得格外小巧，顺着先生手指的方向飞快抓起了那根示威的鞭子。

“你就是这样使用这东西的吗？”她大声问。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意思，伴着一声尖叫，这倔强的小女孩挥起手里的鞭子往老师头上打去。随后，又是一串咻咻的笑声。

从上一堂课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强烈地反抗了这位“活剥皮”老师对她的严厉教导。虽然她的方式多少有些过激，但并不能因此增加对那位先生的丁点儿同情。当然，作为这个沙市满族家庭的教师，他的失败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书房里传出朗朗书声，这是家里所有孩子在一起朗读他们的课本。书声中偶尔夹杂着先生尖厉的呵斥，他并没有忘记，也不肯忘记使用那根触手可及的鞭子。

后来，到了佣人给先生送茶的时间。恰巧，小女孩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到书房里巡看。先生恭恭敬敬地给主人行礼，低眉顺目地向他汇报。这样的情形偶有出

现，我们的小女孩飞快转动眼珠子，她对这类事情总是充满兴趣，好像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时机。只见她用一根食指压住嘴唇“嘘”了一声，示意别人不要出声，跨步上前从佣人手里接过茶盏，并挥手让佣人退下，然后将茶盏轻轻端放在先生的椅子上。

父亲与先生聊了没多久就离去了。先生大概觉得主人的关注是一件荣耀之事，于是趾高气扬地踱到椅子前，摇头晃脑地坐下去。结果，一下子就满脸狼狈地跳了起来，可怜的茶盏早已被他笨重的身躯在一瞬间压成碎片。面对这件湿了大半的中式青袍和恼羞成怒的国文先生，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先生拉着这个穿着臃肿棉袍、扎着红丝带的女孩子，怒气冲冲地去找她父亲理论。这时，大家都认定小女孩这一回少不了一顿鞭笞。时隔多年的今天，我都觉得那女孩子应当挨一顿结结实实的鞭笞。然而，那天在讨论鞭笞问题的时候有两个人表示反对。

第一个反对者，毫无疑问，就是小女孩自己。第二位反对者，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对者，就是小女孩的父亲。

父亲听了这件事显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只是，在他们父女之间总有一股神奇的力量紧密相连，一种难以言传的融合了父女之爱和朋友之情的相互了解。

“马上给我到花园里去！”父亲严厉地呵斥，却忍不住眨巴眼睛。倒不是姑息女儿的恶作剧，只是那位湖南教师的狼狈样实在令人忍不住想笑。

听到父亲的呵斥，小女孩立即忘乎所以地转身，连跑带跳进了花园。心里还不住偷偷嘲笑先生的失败。花园里真是美不胜收，斑斓的鱼儿、怪异的石头雕像、弯曲的小径、常开不败的花儿、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池塘，最吸引人的是池塘边系在柳树上的一只小船。

虽然小女孩清楚地记得家里人反复叮嘱过，任何一个小孩不得单独乘坐这只小船，可是她与生俱来的顽皮和大胆使她将那些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

池塘里长满了繁茂的紫菱，其中长势最喜人的那丛在池塘中央离柳树最远的地方。于是，她解开系船的绳子，摇摇晃晃跨进单薄的小船，向着长势最喜人的紫菱使劲儿划去，船却不听使唤，划出没多远就只会一个劲儿打转，而且开始令人心惊的颠簸……

她只好停止划行，把两只小手使劲儿伸向长得最好的那丛紫菱——她此刻一心向往的目标。然而，意外的事儿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随着小船越来越严重

的倾斜，小女孩“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去了！庆幸的是池塘的水不算深，那只单薄的小船在女孩身边的水面上没有方向地晃荡，左右撞起雀跃的水波，把笼在池塘上的薄雾摇晃成数不清的水花。

此时此刻，这个穿着棉袍、梳着辫子、扎着红丝带、像个长腿儿气球的满洲女孩，惊惶得停住了她一贯的窃笑，因为池塘里的水实在太冷了。她吓得要命，早就忘了那些长得最好的紫菱。

伴随一阵不小的骚乱，惊慌失措的家属和叫喊不绝的佣人赶到了池边，不论大家心里怎么想，总之大家都目睹了这个小女孩又一次的顽劣表现。当她闭紧双唇挣扎到池塘边时，她的模样十分滑稽——从脚底到辫梢全都湿漉漉的，小小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再看池塘里，原本悠游的金鱼被她吓得东躲西藏；那些刚才还让她全心向往的幽雅紫菱，现在已被她拨扯得点头哈腰，仿佛一群愚昧的信徒在向水底的偶像顶礼膜拜。

穿着华贵的官服正准备接见官员的父亲，全然顾不上孩子臃肿棉袍里浸满了水，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滴水的孩子在他怀里就像一捆湿透了的石棉。不管孩子的尖叫声如何刺耳，父亲轻声地、温柔地用父亲特有的爱安抚着她。

到了这一步，家里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对这个惹是生非的孩子重重惩罚一次。可是，又有两个人表示反对。

第一个当然是孩子本人，她是极其任性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父亲，他总是事事依顺她，因为他深深地爱她。

这个父亲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也许你已经猜到了，那个6岁的小女孩就是我。在刚才的叙述里，她正开始她一天的生活，就像以往数不清的日子，也像此后数不清的岁月。

二、父亲非凡之爱

父亲用他的温声细语和慈爱的目光安抚了我受惊的心，我很快就忘了落水挨冻这件事。父亲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让我转眼间就忘掉痛苦，这是一个医生无法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国。

那时，父亲担任的是监察御史，随时会有人来访。有时，来访的人会提出要见一见主人家的孩子。因此，父亲和我必须马上换上干净的衣服。爸爸用同情和理解安抚好我之后，让一个阿妈带我去换衣服，他自己也去换干净官服准备接见来访的官员。

阿妈替我重新穿戴时，我已经忘了刚才采菱的事儿，一个劲儿催阿妈动作快些，好让我早点到院子里寻找新奇的玩意儿。

阿妈帮我脱去湿淋淋的衣服，又给我穿上一件同样臃肿的棉袍，一双炮舰样的鞋子，并用一根崭新的红丝带系起我的发辫。没想到，一个人在经历了落水的痛苦后不得不更换衣服时，仍然逃不脱厚棉袍、鼓鞋子及红丝带的包裹和捆绑！我真是痛恨这些不愿穿戴却不得不穿戴的东西啊！

我比父亲早些时间穿戴完毕，于是急匆匆赶到父亲准备接见来访官员的庭院里，打算找个地方躲起来偷偷观察来宾的举止。我曾经见到不少父亲的访客，他们新奇的模样总是让我感到趣味无穷。我喜欢偷偷观察他们，特别喜欢看他们在听到父亲宣布接见的一瞬间的表情变化。

然而，才走到大厅前的庭院，我就忘记了自己前来的意图。我一向是这样一个丢三忘四的家伙。庭院总是非常吸引我，高大俊拔的树，阳光从松散的硕大树冠顶上透过树叶的缝隙一直射到地上，在树周围的地面上印出斑斑驳驳的影子。这些影子随着太阳的渐渐西行而移动，在地面上变幻出不同的美妙图案。我时常独自站在大树底下，倾听树叶相互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仿佛在对低声警

告，又好像在偷窥我的秘密。这里是官吏们等候接见的庭院，原本没有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可是为了捉弄那些笨家伙，我总是踮着脚尖从大厅一侧穿过，故意把后背朝向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偷偷地看我。为了全力以赴做好这项我自找的工作，我每次都紧张得吐出舌头。

这一回，换成我去偷看人家了，偷看那些等待被我父亲接见的官吏。父亲作为他们的上司，原本可以让他的客人无休无止地等待，一直等到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再出现。但是，父亲从不这样，他总是像珍惜自己的时间一样珍惜别人的时间。

即便如此，我还是比他快一步到达庭院。只是，一到庭院我就忘了原来盘算要做的事情。对于一个6岁小孩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仰望那些曾经对我絮絮叨叨的树，疑惑自己以前为什么不曾注意这件有意思的事。树很快又开始浅声低语了，树叶和树叶挨挤着，缓缓摇曳着阳光透过叶缝印在石头小路上的影子。当初铺路的工匠，不但把大小不一的石子恰到好处地铺在花园小路上，而且很聪明地拼出变化不一的花样，真是越看越好看。

树的叶子多么奇妙，它们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对偷偷溜进院子的孩子发出警告的唠叨。令我不安的是，厅前庭院里众多树木中的一株是光秃秃的，竟然没有一片叶子挂在上面！我猜想这株树像这个样子已经有几个月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注意到。这使我十分困惑不解，更令我感到非常不公平，为什么其他的树都枝繁叶茂，惟独这一株树光秃秃、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事实上，这株树死了，可是那时候的我对“死”的含义没有任何认识。因此，我以为这是大自然没能平均地分配树叶给每株树，于是我决定亲自动手来改变这种不公平待遇。

我一向是个十足顽皮的女孩，爬树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儿。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想到了该如何去纠正大自然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而且，我以为我对这株可怜的树所采取的善举，它的那些树朋友都会看到的。我还以为，出于对我的嘉奖，或许以后它们就会任我自由出入这个肃穆的庭院，而不再对我絮絮叨叨。

于是，我迅速跑到一株枝叶密密匝匝的大树底下，凭借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6岁小毛孩潜藏的全部自信力，顺着滑溜溜的树干爬了上去。我选中枝叶最繁茂的地方爬了进去，小心谨慎地伸手把自己四周的树叶摘下来，塞满身上所有可能装进树叶的地方。在双手辛勤劳动几分钟之后，我更像一个吹得胀鼓鼓的气球，只是一般气球里没有这许许多多的树叶罢了。身上塞满了叶子的我迅速抱着树干滑下去，飞也似的奔到那株没有树叶的树下。

我抱住树干爬呀、爬呀，一口气爬到最高的树杈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片片叶子，仔仔细细把它们一一挂在那些枯了的细枝上。在我看来，要让枯树长绿叶很容易——先用细枝把叶子穿个小孔，再把叶子套到细枝上便是了。我坚信，只要我继续把其他树上多余的树叶都取来，就一定能完成我这项伟大的善举；我坚信，从此这株树就会和其他树一样郁郁葱葱。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爬在高高的树杈上细致地进行着我的工作。“嗒嗒——”，忽然传来沉沉的男子脚步声。不用看，光从听到的沉重脚步声，我完全可以推知这是轿夫抬着父亲的客人进院子了。接着，听到木杆子磕碰的声响，这是轿夫停下轿子来了。我不敢到处张望，怕他们看到我爬在树上会取笑我。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他们一眼，这才发现我根本无法躲过他们的视线。我只好安静地待在树上，一动不动，心里祈求不要有人注意到我。我的工作才进行了一点点，那几片可怜的树叶根本不可能遮住我，但我还是心存侥幸地祈求着。

访客们文雅地跨出轿子，斯文地在庭院里踱来踱去。他们的穿着都很奇怪，有的头上插着美丽的孔雀毛，有的衣服上绣着彩虹一样绚丽的图案。他们的目光往庭院四周随意一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

他们中的一位，径直走到树下抬头看着我，一脸严肃地问：“孩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他们忘了给这棵树叶子，我正在帮它呢。”我鼓起勇气向他说明。中国的小孩很胆小，我如果没有去过欧洲一定不敢跟这位陌生人说话。

“你不知道吗？这株树已经死了！它自己不会再长出绿叶来了。你还要知道，过两天，你挂上去的叶子就会干枯。到时候，这株树跟原来就没有什么两样。”

“没关系的。其他树有数不清的叶子，我可以一直帮它取过来的。”我肯定地说。

这人听了我的话，笑着回到他的同伴那里去了。另外一个人问他：“那就是裕庚家的孩子吗？”

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疑惑不解，为何大人们喜欢在小孩子能够听到的地方谈论小孩子的事情？尤其不解的是，为何有些大人会毫不留情地说些让小孩子伤心的话？

“是的，她是其中一个孩子。”先前的那位陌生人说。

“她的小脸蛋蛮漂亮的！”另外那位接着说。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下子美滋滋的，说不出的得意。那会儿，恨不得面前就有一面镜子，让我可以马上验证陌生人赞美之词的真实性。然而，接下来听到的另一位陌生人的话，几乎让我在一瞬间心碎！

他说：“不错，她的脸蛋是挺漂亮的，可惜有一双好大的脚！”

“天哪！”我的眼泪一下子盈满了我的眼眶。我低下头去盯着我的脚看。我看到的是一双小巧玲珑的脚儿，特别是在那件臃肿的棉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小巧。可是那个陌生人为什么说它是大脚呢？它是不是真的很大？我盯着自己的脚一直看到连自己都觉得果真有些大了，以至于要用我平常摆玩的玩具炮舰来比喻它。陌生人无情的话语，给我原本阳光一样明媚的心空布上了一层乌云，把我这一天的快乐心情一点点遮蔽了。如果没有这层乌云，这一天总的来说不失为快乐，虽然有采菱落水的意外事件。

我郁郁地滑下了树，并开始轻轻抽泣。不过很快就停住了。因为从客厅门口传来了洪亮的邀请声：“请，请进来！”

那时，我父亲在庭院另一端的大厅里，随从们用又高又长的声调传那些恭候已久的官吏去见父亲。转眼间，在这个肃穆的庭院里各种各样的礼节随处可见。就在这个地方，父亲要替太后处理一部分事务。这会儿，我忘记了自己的眼泪，一直看着那些谦卑的官吏依次走向大厅。他们不少人都手拿一张一尺见方的红卡片，叫帖子，是求见的名片。帖子拿在官员前面的仆人手里。

这时，我的眼泪突然又流了下来。我飞快地跑向庭院那一端。毋庸置疑，那些求见的官吏正准备和我父亲商谈重要的事情。可是那一刻，那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小事情，因为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双大脚！

我满腹委屈地哭喊着，穿过那些站在大厅里的官吏，径直跑到父亲跟前，全然不顾他正向前来求见的官吏们施行见面礼。我不仅抓住了父亲的注意力，同时也吸引了所有在场官员的目光，我愤然指着刚才伤害了我的那个人，提高声音说：“父亲，那人说我有一双好大的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父亲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他没有责骂我，也没有用严厉的声音把我赶走。父亲非常能理解我的伤心，可能是他见过很多像我一样伤心的人。不过，父亲也没有斥责那位说我的官员。即便如此，那位官员已经窘迫得手足无措。

父亲俯身对我说，声音大得所有在场的官员都能听清楚。“孩子，照顾你的那位阿妈走路摇摇摆摆很不好看，那是因为她的脚太小支撑不住她的身体。那位阿妈是汉人，汉家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用布条把脚紧紧裹住，女孩一天天长

大，但她的脚却始终不长大。而你是个满族女孩，我们满族人从不把女孩脚裹起来。因此，你的脚和很多女孩脚一样小巧、自然，而且永远小巧自然，从来没有被损坏过。”

之后，大厅一片沉寂。为了打破这突如其来的难堪，那位说我脚大的官员开口了：“大人，您还有别的孩子吗？”当然，他的言语远远没有这么简洁，是我把其中那些繁冗的客套话去掉了。

我父亲骄傲地点了点头。那位官员接着说：“请让我们见见他们！”当访客要求见主人家的小孩子时，小孩子必须穿着最讲究的服装来见客人，这是一种规矩。因此，父亲连忙叫人把我带走，并吩咐下人把孩子们带来会见客人。

于是，我在这一天中第三次被阿妈带去穿衣打扮。这次没有再穿那种臃肿的棉袍，可是仍然系着那讨厌的红丝带，弄得我原本漂亮的长发大为失色。

连我在内，父亲的4个孩子被急急带到大厅，我们被面朝客人站成一排，好像接受检阅的小士兵。按照规矩，我们得用叩首礼向客人们表示敬意。我们跪在地上，额头一直要触到地面。我头上的红丝带就这样在客人面前一览无遗，我认为那将成为客人眼里最最丑陋的印象。

行完叩首礼，我们重新站成一排。这时，作为一种礼节，那些客人给我们每个孩子十枚中国钱币。我不懂得这些礼节，充满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准备买什么送给我们呢？”

当然，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就像我不明白他们的礼物一样。因此，父亲耐着性子作了一番说明。

我的顽皮和大胆使我与其他的中国孩子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我那些放肆的言行给父亲招来了多少麻烦，但我知道，父亲从来都没有因此对我失去耐心。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理解和善待他们的孩子，那么人们大概不再需要上帝的帮忙了！

三、洋娃娃的纷争

父亲是个高大魁梧的人，他肩负着处理朝廷事务的重担，还用繁忙工作之余的宝贵时间为他的4个孩子营造了一个安乐的家。那个6岁的满族小女孩最喜欢骑在他宽宽的肩膀上，用一只胖乎乎的手臂抱住他的头。通常，还要把他的帽子扯得歪歪斜斜的。这个小动作总是引得她的父亲哈哈大笑。

父亲虽然体形高大，但一点不胖。他的脾气好极了，我们眼里天大的困难和麻烦，到了他那里都只是小事一桩。他长着散乱的胡须，整个下巴冒出的长须密密匝匝聚成一丛，高大的鼻子下留着一排不太整齐的短髭。一双眼睛敏锐而机警，他不仅精于政事，而且善于读懂孩子们小小的心灵。他往往将自己的困难置于不顾，而千方百计帮助别人解决难题。他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正是因为这样，皇上和慈禧太后都十分赏识他……

我知道，在远离故国的今日，若要回到沙市——我开始了解父亲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真的回到那里，我必定会想起那个一直伴随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婢女。到现在为止，有她相伴的童年想起来仿佛就是一场噩梦。我对她的仇恨，就好比光绪皇帝对李莲英的仇恨一样。

这婢女名叫红芳，在我出生前，她父母拿了26块大洋就把年幼的她卖到我家做婢女。到我6岁时，她已经是我们的管家，更是我们4个可怜的气球般的孩子生活中形影相随的恶魔！对于她那可怕的固执己见，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每次她开口要求我们什么或者抱怨我们什么时，总是用“太太”这两个字开头。我们知道，“太太”这两个字指的是我们的母亲。无论在满族家庭还是汉族家庭里，太太都是家中一切事务的最高主宰。当这两个字传到孩子们耳朵里，不管它是以什么方式、从什么人嘴里传出来，孩子们都必须立刻停止所有行动接受训导。孩子们对那些训导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因为它们代表了“太太”的意志。